

忆军旅初心

熊军武

十八岁那年,在安徽宿松,我跟着父亲潜心学习篾匠手艺。整整八个月,篾刀起落于青竹之间,日复一日。千万次的精雕细琢,掌心磨出老茧,破了又结,竹青深深沁入掌纹,任凭怎么清洗都难以褪尽。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破篾、刮篾、煮篾、编织、定型整套手艺,我样样练得娴熟精湛,出师之后,被乡邻里视为靠谱匠人。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守着一门手艺安稳度日,可出师仅仅两月,我将打磨锃亮的篾刀收进工具行囊,毅然决意返乡应征入伍,去兑现心中渴望已久的军人梦想。

在那个年代,参军入伍,是乡村青年改变人生轨迹最踏实的出路。我虽未曾考上大学,但一米七二的身高、六十公斤的体重,恰好契合当年征兵各项硬性条件。体检过关、政审顺利,一路绿灯,跻身大队五名体检政审全部合格的青年之列。彼时全大队仅有三个人伍名额,大队书记与民兵连长逐户摸排各家实际情况,几经斟酌,我有幸拿到盖着鲜红印章的入伍通知书,穿上了心心念念的军装。一时间,我成了全大队人人羡慕的解放军战士,这也是我熊氏宗族里一桩大大的喜事。

从掌握篾刀的乡间匠人,蜕变成一身戎装的现役军人,是我人生中最为果敢的一次抉

择。入伍后,我被分配到河南彭雪枫将军故里驻地某部二营。四十五天封闭式新兵集训,烈火淬炼一般,彻底磨去一身稚气,锻造出军人筋骨:内务要叠出棱角分明的豆腐块,队列口令必须精准分秒不差,低姿匍匐、三点一线、实弹射击样样苦练。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悉数上手,四十火箭筒操作、手榴弹投掷反复操练,整套战术动作,牢牢刻进记忆深处。

新兵训练期间,我也曾遭遇失利。木马跳跃考核时,助跑环节出现失误,腾空瞬间抬腿不及,整个人顺着木马边缘滑落,考核成绩位列全班末位。班长唐治华当众严厉批评,一针见血指出我一味依靠蛮力、不懂讲究技巧的弊病。知耻而后勇,我下定决心加倍追赶。每日傍晚战友们休整放松时,我独自留在训练场,一遍遍练习助跑、踏跳、腾空全套动作,虚心请教动作标准的战友,反复接受班长指点修正。日积月累之下,木马跳跃、单双杠等多项体能科目均达到优秀等次,数次收获连、排、班通报表彰。

新兵下连队后,凭借平日喜爱写作、擅长绘画、嗓音洪亮的特长,我被连队列为重点文艺骨干悉心培养。我精心创作的三幅花鸟水彩作品,在全营数十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团战士书画大赛二等奖,一名刚下连的新兵,借此在全团小有名气。之后,经连长、指导员共同举荐,我调入团政治处担任通信员。离开连队当日,连队特意为我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欢送会,连长紧紧握住我的手,再三叮嘱我用好自身所长……首长这份栽培与期许,数十年来我始终铭记于心。

在政治处负责上传下达工作期间,马俊杰主任专门找我谈心,鼓励我多多挖掘军营里的凡人善举,向军内外报刊投稿。同时安排宣传股专职老报道员带我入门,从新闻线索发掘,到现场细节描摹,一点一滴悉心传授。我始终恪守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信条,虚心向前辈学习,随着一篇篇短小朴实的新闻稿件陆续见诸报端,我在年末顺利获评政治处嘉奖。入职未满半年,我调至宣传股电影组担任放映员,远赴洛阳军部,参加为期十天的封闭式专业培训,且顺利考取正规放映员资格证书。

在团俱乐部董军主任的支持下,我依托连队广播室开办“战士点歌台”,开播之后,官兵点播字条堆积如山,我一边悉心处理点歌台的工作,一边与战友联合采写有亮点的新闻稿件。有幸的是,这篇稿件竟然登上了原

武汉军区《战斗报》头版的“新闻快讯”栏,这也是我军旅生涯中第一篇重磅刊发的新闻作品。

军旅最后两年,原驻地部队整编并入济南军区,改编为某部装甲旅摩步营。我谨遵军人如一块红砖、哪里需要往哪搬的信条,告别放映岗位,转任军械员兼文书。练兵方案制定、武器装备保养、官兵档案管理、军民联谊筹办,繁杂琐碎却至关重要的事务一肩扛起,日日忙碌奔波,一言一行,皆显现着纯粹厚重的兵味。

岁月流转,如今我早已脱下军装多年。偶尔翻出几本边角磨损泛黄的老放映员培训教材,还有刊登着我稿件、已经褪色的旧报纸,耳畔仿佛依旧回荡着军营操场上整齐洪亮的口令,以及点歌台上悠扬绵长的军旅老歌。那段扛过钢枪、执笔写新闻、守机放电影的火热时光,深深镌刻进生命深处。时至今日,我为人处世,依旧带着军营磨砺出的那股不服输、踏实、坚毅的军人风骨,依旧保持军人的优良作风和人格,这些中国军人的固有风范将会永远伴随我过好一生!

思念军旗

(外一首)

陈珍

八月,思念边关
思念火色军旗

归田,绝非解甲
换军装不改战士本色
青春年华有三好
军马、军刀、军旗
飘烽火狼烟 虽未曾召唤
号角常在耳畔激烈
紧急出动,步伐
踏响军魂的脉搏
瞄准、射击,无数次
只把靶牌当作假想敌
也要牢牢攥紧使命
那支浸透军威的钢枪
如今扛在谁的肩上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军营,军营永远年青

每每梦回吹角连营
就有神圣的壮烈感
自军靴武装至须眉
打靶,从零环的空洞
到十个十环的满贯
用汗水拌着严寒酷暑
日日精进先进武器
钻研战略战术,站在
将军的高度,窥视
现代军事学说的精粹
……哈哈,仰天长笑
人生有一段当兵的岁月
生命中军旅气息扑鼻
礼别军旗,一串热泪
种子般播洒雄关:
纵使边陲高枕军心不寐
八一军旗迎风扬响警示

古战场咏叹

危崖乱石排空
凝固着战云
风的唢哨里
旋逝着号角

战火被犁铧耕翻
没入血沃的根下
燃烧兵书和战典

我饱读弹洞、白骨
以及锈浊的军刀
读一册厮杀的视频

战争无奈倒下
尸体般躺进泥土
和平站在上面

将母和兵妻的泪滴
纷飞成鸟的花朵
须臾——枝头
俄顷——苗田

我送哥哥去参军

徐龙宽

哥哥向往绿色军营,高中毕业后就报名参军,顺利通过各项测试,成了一名应征入伍的士兵,和许三多、成才一起去了军营。

集结那一天,父亲心里难过,就让我替他送哥哥去参军。

哥哥浓眉大眼,膀宽腰圆,一身好筋骨。他从小就爱听村里的老军人讲抗战的故事。出了校门,他没提要找工作,也没提复读,而是去村里询问征兵的事。村支书说:“行,你小子有志气,不过得征得家长同意才可以。”哥哥一口气回家把父亲拉到了村委会。父亲也很开心,他坚信哥哥参军是正确的选择。

陪我一起送哥哥的,还有村支书。他一路上不停地叮嘱哥哥:“到了部队,要听领导话,咱村的孩子,出去就是代表咱村的精神面貌!”

集结地设在城郊——人武部的训练场上。冬日的阳光淡淡地照在训练场上,风卷起地上的沙尘,刺骨的冷。训练场上早已是绿色的海洋,几百名即将入伍的新兵整齐列队,那景象,看得我心头一震。

最让我羡慕的,是刚刚换上军装的哥哥。就在昨天,他还是那个穿着棉袄、在麦地里施肥的农村青年,头发凌乱,脸庞黝黑。而此刻的他,身着笔挺的绿军装,头戴军帽,原本就健硕的身材,被这身军装一衬,更透着一股从未有过的英气。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注入了他的体内,让他从一个普通青年,蜕变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军人。

送亲,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感人、最喧嚣的场面。

训练场外围,挤满了送行的人群。有骑三轮车赶来的老汉,有抱着孩子的大嫂,还有提着篮子的大娘。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颤巍巍地挤

到最前面。她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刚煮好的鸡蛋。她拉着队伍里一个小战士的手,把鸡蛋硬往他的兜里塞,嘴里絮絮叨叨地说:“孩子,这是自家鸡下的,到了部队别想家,吃饱了不想家。好好干,给奶奶立个功回来!”那小战士眼圈通红,站得笔直,大声喊了个“是”。

几个年轻的大嫂围着几个新兵帮他们整理衣领。这个把领角翻平,那个把风纪扣扣紧,一边整理一边抹眼泪,嘴里却带着笑:“到了部队受委屈了就给家里写信,别憋在心里。”一旁的村支书也没闲着,他拉着接兵干部的手,像托付自家的孩子一样:“这孩子实诚,有力气,要是犯了错,您尽管打骂,我们全家绝不护短!”

人群中,还有一位父亲,默不作声。他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不停地挥舞。有人认得他,是个哑巴。他不能说话,只能全力挥动着手臂,告诉儿子:爹为你骄傲!那无声的呐喊,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

站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幕幕,我的眼眶湿润了。这就是我们的子弟兵,这就是咱老百姓的拥军情。他们或许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知道,正是这些穿上军装的孩子,在为这片土地站岗,守护着万家灯火。

集合的哨声响了,那是离别的信号。哥哥转过身,隔着围栏看向我和支书。他抬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他的眼角闪烁着泪光。

支书愣了一下,随即挺直腰板,郑重地回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我也学着哥哥的样子,笨拙地举起手。

看着哥哥远去的方向,那一刻,一个坚定的念头在我脑海中生根发芽:等我到了参军的年龄,我也要像你一样,穿上这身橄榄绿,接过你手中的枪,做一名光荣的军人,守护这片热土,守护这身荣光。

军工老张

尚庆朝

1990年3月,我应征入伍。三个月新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原北京军区后勤某药材仓库服役。

初入营房,满眼都是新鲜景致。走入大门,一路向北,笔直的白杨树像列队的卫兵,整齐挺立在水泥路两旁。大门处右拐,道路两侧的石榴树结满果实,一到中秋,枝头硕果累累,吃都吃不完。库房周边还有上百棵苹果树、核桃树,清幽宁静,真称得上是一处世外桃源。

在这里,我时常听到大家谈起军工老张。库房作业区里,几名军工正在除草,郭班长向我介绍:老张身形瘦小,肤色黝黑,常年穿着一身军绿色工作服。前年,他爱人给他生下一对龙凤胎,一儿一女,刚学会咿呀学语,活泼又惹人喜爱。

有一回,嫂子带着一双儿女出门,恰巧遇上执勤的郭班长。小男孩认得郭班

长,远远就开口招呼:“小郭猪猪好!”孩子本想说叔叔好,只因刚学说话吐字不清,闹出了笑话,逗得在场所有人哈哈大笑。

真正和老张熟识,是一个月之后。那天,我们几名战士跟着管理处外出执行任务。烈日炎炎,酷暑难耐,有人提议买几个西瓜解渴。司机靠边停车,路边一辆拖拉机的后斗里满满当当装着西瓜。我们跳下北京吉普121,由张师傅负责挑瓜、过秤。等李助理拿起水果刀切开,鲜红的沙瓤裹着乌黑的瓜籽,看得我不由得咽起口水。

张师傅大手一挥:“愣着干什么,开吃,放开肚皮尽情享用!”西瓜一块块被切开,分到最后两块,全都落到了张师傅手里。忙活半天的李助理一块瓜都没吃上,只能无奈地看着他。老张瞥了他一眼,二话不说,转身又

挑起西瓜,重新过秤切开。

直到第四个西瓜被吃得干干净净,众人摸着圆滚滚的肚皮连声夸赞:张师傅挑的瓜又沙又甜,李助理刀也切得利落,下次还要一起吃瓜。欢声笑语洒满路边。

没过多久,我们再次外出执行任务。返程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食堂炊事班的战友们都已经下班。李助理建议大家去饭馆吃饭,张师傅爽快接话:“今天我请客,尽管敞开吃,天太热,再点几瓶啤酒解暑。”

六个人点了四菜一汤,杯盏交错,吃得十分尽兴。啤酒喝了一瓶又一瓶,一个时辰过后,大家酒足饭饱。结账时,张师傅仔细盯着账单,还想再争取一些优惠。服务员抹去零头,凑成了整十的数额,可老张依旧不肯罢休。服务员面露难色,表示实在没有让利空间。

老张笑着摆摆手:“给钱走人。”随即叮嘱我们:“把空啤酒瓶都装车带走,一个瓶子两毛钱,二十个瓶子就能折四块钱,这不就是额外的优惠吗?”

服务员当场愣住,想来她从没遇到过这样精明又风趣的客人,却也只能任由我们把瓶子收走。一行人说说笑笑,扬长而去。

岁月匆匆,转眼三十余年一晃而过。我转业离开部队后,无数次在梦里重回那片绿色军营,与老战友重逢。直到去年五一,我受邀前去参加战友孩子的婚礼,与几位老战友相约结伴赴宴。

我们先回到了承载着青春岁月的老营房。大院还在,白杨树依旧挺拔,水泥路也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再也见不到昔日朝夕相伴的战友们。随后我们来到家属院,两排平房早已破败陈旧。幸运

的是,我们在小菜园里遇见了张师傅的爱人。

我们自报姓名,老嫂子一眼认出了我。她感慨地说:“你在这里服役五年,在最后一名战士转为志愿兵之后,部队精减整编,人员陆续调离,院里就只剩下几户家属了。老张在前几年因病离开了人世,我们的一双儿女已经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在石家庄市买了房,日子安稳踏实。”

往事历历在目,老张爽朗风趣、乐观豁达的模样,依然清晰如昨。他虽会为了几块钱的空酒瓶斤斤计较,骨子里却待人热忱、慷慨仗义。军营岁月早已远去,可老军工鲜活的性情,质朴乐观的生活态度,始终留存在战友们的记忆里。一代人的青春留在军营,那些烟火小事,温暖了岁月,也成了往后余生最珍贵的念想。



●晴湖静隅

张升航 摄

驿站灯火

赵学潮

我又一次路过此处零工驿站。此时正值黄昏,里面透出的灯火,令人感到温馨暖。

想想以前,可不是这般情形。前些年,天蒙蒙亮时,路口的景象令我心里发紧。黑乎乎一群人,或蹲或站,沿着马路牙子一溜排开。他们手里提着工具,或者索性空着手。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不安,眼睛盯着过往的车辆。一旦有车减速,人群便呼啦一下涌上去,争相问道:“老板,要人吗?”“干啥活?”

那场景,像什么?像赶集,却没集市的喜气;像候车,却没站台的安稳。夏天,烈日把柏油路面晒软了,他们就躲进零星的树荫下,汗珠子掉落地上,洒出小小的深色圆点。冬天,西北风刮来,他们把棉袄裹了又裹,跺着脚,哈出的白气很快就散在风中。最怕下雨。雨来了,没处躲,只好挤在临街的屋檐下,看着雨帘发呆。这一天,恐怕又要空手回家了。

那是一种毫无遮蔽的、焦心的等待。把一天的光阴与力气,都押在运气上。

今年春节后,听说城里建起零工驿站,我心里先是一暖,随即生出一种踏实的高兴。这高兴,是为那些在风里雨中寻活的人们。

眼前的这处驿站,选址妥当。像一棵老树,长在路边顺手的位置,不张扬,却自有一片荫蔽。再加上散落在城区各处的服务点,十多处,织成一张温暖的网。住在城里的任何角落,走上十来分钟,就能寻到一处。这“十五分钟”的步行,量出的不只是距离,更是一种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一次,我特意去驿站里坐过。屋子不大,但干净透亮。几排椅子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桌上放着热水壶和一次性杯子。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儿不像找活的地方,倒像个小小的候车室。不,更像乡间那种邻里间串门时坐的堂屋。大家挨着坐下,说着近况,交流信息,气氛愉快,心里踏实。再也不用绷紧神经盯着马路,再也不用跟人争抢着活干。

驿站里有专人负责。他们不光登记寻活者姓名,更像个细心的大管家,把用工方要什么,等活的人会什么,一一对应。这份“牵线”功夫,省去多少盲目奔走。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登记完信息便安然地坐下来。他不再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而是拿出手机翻看,或者跟旁边的人拉拉家常。这静候的片刻,便是驿站给予他们的最大体面。

从前那些被风雨追赶,被日头炙烤的日子,那些白白耗在路边的晨昏,仿佛都随着这间小屋的出现,悄悄地退远了。退远的,还有那种无处安放的窘迫。

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在高楼大厦,而在如何安放那些用汗水换取生活的人。小小零工驿站,像一枚温润的印章,轻轻钤在城市的肌肤上,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姓名与岁月,终于有了被郑重收存的印记。

夜色浓了。我从驿站门前走过,里面灯火依旧亮着,照亮那一方小小的门楣。那不是多么璀璨的光,却让人觉得温暖,觉得踏实。就像有人在夜里为你留下一盏灯。它不说一句话,却仿佛什么都说了。